

書名 豆棚閒話十二卷 嘉慶三年寶寧堂刊本
撰者 清 艾衲居士 撰，清 百懶道人 重訂
卷 卷一
內容分類 集- 小說- 短篇小說
索書號 雙紅堂- 小說- 41
編號 D8630100

卷一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301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書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 小說- 41](#)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豆棚閒話十二卷 嘉慶三年寶寧堂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豆棚閒話



聖水艾衲居士原本

吳門百懶道人重訂

衲云吾鄉先輩詩人徐菊潭有豆棚吟一冊其所咏古風
絕諸篇俱宇宙古今奇情快事久矣膾炙人口惜乎人遐
迹湮沒無傳至今高人韻士每到秋風豆熟之際诵其一
句令人神往余不勝作詩乃檢遺事可堪解頤者偶列
以補豆棚之意仍以菊潭詩一首弁之

西邊一草堂、熱天無地可乘涼、池塘六月由來淺、林木不

卷之二

豆棚閒話

豆棚閒話

卷之二

豆棚閒話



聖水艾衲居士原本

吳門百懶道人重訂

艾衲云吾鄉先輩詩人徐菊潭有豆棚吟一冊其所咏古風律絕諸編俱宇宙古今奇情快事久矣贍疚人口惜乎人遐世遠湮沒無傳至今高人韻士每到秋風豆然之際诵其一二聯句令人神往余不勝作詩乃檢遺事可堪解頤者偶得數則以補豆棚之意仍以菊潭詩一首弁之

詩白

閑着西邊一草堂、熱天無地可乘涼。池塘六月由來淺、林木不

三年未得長裁得豆苗堪作蔭房子亭樹友生香晚風約有
溪雨裏劇鬪蟬聲話夕陽

第一則

介之推火封婦婦

江南地土窪下雖屬甲混一交四月便值黃毒節氣五月六月就是三伏炎天酷日當空無論行道之人汗流浹背頭額焦枯即在家住的也吼得氣喘無處存着上等處了裏室大家涼亭水閣搧扇乘涼安閒自在次等便是山僧野叟改髮披襟追還于長松陰樹之下方可過得那些中等小家無計佈擡只得二月中旬覓得幾株羊眼豆秧種在屋前屋後牆塹地邊既拿幾株木頭幾根竹竿搭個棚子這些草索同牆柏架的相似不半月間那豆藤在連土長將起來穿七曲七依傍竹木隨着棚子牽纏滿了却比造的涼亭反透氣涼快那些人家或老或少或男或女或拿根棍子或撮張椅子或鋪條涼席面朝東低坐在下面搖着扇子乘着風涼鄉老們有說朝報的有說新聞的有說故事的除了這些男人便說人家內眷其老娘賢某大娘如大分說賢的少說傭的多那女人便說人家丈夫非官人奸漢子不好大分愛丈夫的少傭丈夫的多可見傭之一字男七女七日在口裡提起心裡轉動如今我也不說別的就把傭字說個暢快到也不負這個搭豆棚的意思你們且安心聽着當日有幾個少年朋友同着幾個老友的

人也坐在豆棚之下，右手拿着一把扇子，左手拿着不知甚，急閒書看到鬧熱所在，有一首五言四句的詩，忽然把扇子在機上一拍，叫將起來，便道：「說得太過，說得太過！」那老嫗入便道：「都是爲何？」那少年便把書遞與他，一手指道：「他如何講？」

青竹蛇兒口

黃蜂尾上針

兩般猶未毒

最毒婦人心

做詩的人想是受了婦人閒氣，故意說得這樣利害，難道婦人的
心比這二種惡物還毒些？不成那老成久便接口說道：「你們後生
小夥子不曾經受，從不曾出門，看見幾處，又不曾逢人說着，難道
如何肯信？即在下今年已及五旬年紀，寧可做個鯤夫，不敢
婆子。實實在江湖上看見許多人頭上說將來，又聽得許多一處
有一處的利害，一人有一人的狠毒，我也說不得許多。曾有一個
好事的人把古來的妬婦心腸，併近日間見的妬婦實跡，尙悉纂
成一冊，妬鑑，刻了書本，四處流傳。初意不過要這些男子看在眼
裏，也好防備一番，又要女人看在肚裏，也好懲創一番。男女女
好過日子，這箇功德却比唐僧往西天取來的聖經還增十分好
處。那曉得婦人一經看過，反道妬之一字從古流傳應該有的，竟
把那妬鑑上事蹟看得平平常常，各人另要搜尋出一番意見，做
得新新奇奇，又要那人在正本妬鑑之後，刻一本補遺，二集三集，
乃在婦道中稱個表表豪傑，純陽快他的意思哩。又有一個老嫗，

人接口道、這妬鑑上有的却是現在結局的事、何足爲奇、還有妬
到千年萬載做了鬼、成了神、雖是希罕的事、那少年聽見兩個老
成人說得勉強、就供着手說道、請教請教、那老成人說道、這
段書長着哩、你們須烹幾大壺極好的松蘿芥片、細的龍井芽
茶、再添上幾大盤精緻細料的點心、纏與你們說哩、那少年們道
不難不難都是有的、只要說得眞實、不要騙了點心茶喫、隨口說
些謊話哄弄我們、我們雖是年幼、不曾讀書、也要質證他人方肯
信哩、那老成人大慌不忙、就把扇子摺了、放在櫈角頭、立起身
來、說道、某年某月、我同幾個夥計、裝了藥材、前往山東發售、騎着
驢子、隨了車駝、一程走到濟南府章丘縣臨濟鎮之南、數里間遇
着一條大河、只見兩邊船隻牲口、你來我往、來來往往密密
都也不在心上、見有許多婦人、或有過去的、或有過來的、那醜頭
怪臉的、隨他往來、得個平常、凡有一二分姿色的、到彼處却不敢
便就過去、一到那邊、都把兩鬢蓬蓬鬆鬆、扯將下來、將幾根亂草
插在髻上、又把破舊衣服、換在身上、打扮得十分不像樣了、方敢
走到河邊過渡、臨上船時、還將地上的浮土灰泥、擦抹幾把、總放
心走上船、得個平平安安渡過河去、若是舉像模樣婦人、不肯登
船內、把貨物浸湿、衣服穢污、或有時把那婦人隨風捲入水內、連
人影也不見了、你道甚麼妖魔鬼怪、在彼作如此的兇險惡孽、我

悄悄在那左近飯店，輕輕訪問，那裡人都要過渡，惧怕他的，不敢明白顯易說出他的來頭。只有一個老人家，在那裏處蒙館的，說道這個神道，其來久矣。在唐時有箇人，做一篇述異記，說道此河叫名妬婦津，乃是晉時朝代大始年號中，一人姓劉，名伯玉，有妻段氏，名明光，其性妬忌，伯玉偶然飲了幾盃鐵酒，不知不覺在段氏面前誦了曹子建的洛神賦，幾句道：

其形也，翩若驚鴻，婉若游龍，榮曜秋菊，華茂春松，秀鬢兮，若輕雲之蔽月，飄颻兮，若流風之迴雪，遠而望之，皎若太陽之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蓉之出深波，纓纖得中，修短合度，肩若削成，腰如約素，延頸項皓質，早露芳澤，無加粉華，不御雲髻，峨峨修眉，聳聳丹脣，外朗皓齒，內鮮明眸，善陳脂粉，承權瓊姿，艷逸儀靜，體閒柔情，綽態媚子，語言奇恨，曠世骨象，應圓披羅衣之璀璨兮，珥瑤碧之華琚，戴金碧之首飾，綴明珠以耀，躋遠游之文履，曳靄綃之輕裾，微渺蘭之芳韻，今步踟蹰于山隅。

讀至此，不覺把案上一拍，失口說道：我生平若娶得這樣個標致婦人，由你漫天的功名富貴，要他怎樣？吾一生心滿意足矣。此乃是醉後無心說這兩句放肆的閒話，那知段氏聽了，心中火起，就發話道：君何看得水神的面目標致就十二分尊重，當面把我奚落，若說水神的好處，我死何愁？不爲水神，不曾說完一溜煙竟走。

出門去那伯玉那知就裏不料段氏走到河濱做個鷁子翻身之勢、望着深處從空一跳就從水面沉下去了伯玉慌得魂不附體放聲大哭急急喚人打撈那有踪影整整哭了七日嘆乾嚥咽一交跌倒朦朧暈去只見段氏從水面上走近前來說道君家所喜水神吾今得爲神矣君須過此吾將邀子爲僧老焉言未畢段氏即將手把伯玉衣袂一扯似欲同入水狀伯玉驚得魂飛天外猛力一迸忽然甦醒乃是南柯一夢伯玉勉強獨自回家誰料段氏陰魂不散日在津口忽然作聲忽時現形只要伺候丈夫過津希遂前約不料伯玉心餒終身不渡此津故後來凡有美色婦人渡此津者皆被粧易貌然後得濟不然就要颶風作浪行到河水中間便遭不測之虞了那些後生道這段氏好沒分曉且說段氏自己丈夫如何連別的女人也妬了又有個老者道這個學究說的乃是做了鬼還妬的事適絕說成了神還妬的事都在那裡內中一個老者道待我來說個明白那妬婦津天下卻有兩處這山東的看來也還平常如今說的纔是利害哩那後生盡聽見此說一個個都站將起來神情錯愕問道這個却在何處老者便道在山東對門山西晉地太原府錦縣地方行到彼處未及十單路上人娓娓說長說短都是這津頭的舊事我都不信看看行到津口也有許多過往婦人粧飾扮靚亦如山東的光景也不爲異直到那大樹林下露出一個半大的廟宇我跳下牲口把韁繩鞭子遞

與驢夫把衣袖扯將下來，整頓了一番，依着照牆背後轉到甬道上去，抬頭一看，也就把我唬了一驚。只見兩個螭頭直冲霄漢，四圍鷙瓜高接雲烟，八寶琳成碧瑩，凡將耀得眼花，渾金鑄就鑿鑿，門環閃人心怕。左邊立的朱髮赤髮，火輪火馬人都猜道是祝融部下神兵。右邊站的青面獠牙，皂蓋玄旗。我却認做瘟疫司中牙將，中間坐着一個碧眼高額紫色個兜，面孔張着鍼賓大的紅嘴。乃是個半老婦人，手持焦木短棍，惡狠狠橫踞在上旁邊，立着一個短小身材，偃僂苦楚形狀的男人，朝着左側神厨角裡，都是爲何。正待要問那驢夫，搖手道莫要開言，走罷走罷，只得上驢行路。走了五六里，悄問再三，驢夫說這個娘娘叫做石尤奶奶，旁邊子叫做介之推，直是秦漢以前列國分爭時節，智者曰：劉氏以因曹獻公寵愛了一個驪姬，害了太子申生，又要害次子重耳，重耳無奈，只得奔逃外國求生。介之推乃是一大夫，介立之子，年紀甫及二十，終娶一妻，也是上大夫石吁之女，名曰石尤。兩個原生得風流標致，過得似水如魚，真個才子佳人，天作一對，盡世無雙的了。却爲重耳猝然遭變，立刻起程之推，是東宮侍衛之臣，義不容緩，所以奮不顧身，一轡頭躉他走了，不曾回家。說得明白，就是路中要央箇熟人寄信回時，那重耳是晉國公子，隨行有五人，一個是魏犨，一個是狐偃，一箇是顙頡，一個是趙衰，這個就是之推了。急切裡一時逃走，恐怕漏了消息，驪姬知道，喚糞獻公，登時興兵發

馬隨後追趕，不當穩便，都是改頭換面，躡步移樓，夜往曉行，甚是
若楚石氏在家，那曉得知段情節，只說正在恩愛之間，如何這冤
家離地拋門，想是有了外遇，頓然把我丟弃，叫天搶地，怨恨一回
痛哭一回，呴血一回，痴想一回，恨不得從半空中將之推一把，頭
髮揪在跟前，庄庄的咬嚼下肚，方得快心，遂意不料一日一日一
年一年，胸中漸漸長起一塊刀砍不開，斧打不碎，堅凝如石一般。
叫做如塊，俗話說女傍有石石畔無皮，病入膏肓，再銷鎔不得的。
了那知之推乃是個忠誠苦節之臣，墮了重耳，四達八方艱難險
阻，無不嘗遍，一日逃到深山，七日不得火食，重耳一病幾危，隨行
者雖有五人，獨有之推將股上肉割將下來，煎湯進與重耳食之。
救得性命，不覺莊莊苒苒過了一十九年，重耳方得歸國，立爲文
公，興起霸來。後來那四個從龍之臣都補了大官，受了厚祿，獨之
推一人，當日身雖隨着文公周行，那板戀妻子的心腸，端然如舊。
一返故國，便到家中訪問原妻石氏下落，十餘年前早已搬在那
縣竹山中去了。之推即往山中探訪消息，石氏方在家把泥塑一
個丈夫，朝夕打罵不已，忽然相見，兩個顏色俱蒼，却不認得，細說
因由，方訛，認忽便震天動地，哭起來。之推把前情說了一番。
那石氏便罵道：「負心賊！」我多年，故把假言搪飾，只是不信，少不
得婦人家的舊規，手撾口咬，頭撞腳踢了一回，弄得之推好像敗
陣傷亡，垂頭喪氣，一言也不敢舉，祇希望待他氣過，溫存幾時，依

舊要出山做官受職去的那知石氏心毒得緊原在家中整治得一條紅錦九股套索在衣箱內取將出來把之推扣鎖縛住頃刻不離一毫展動不得說道我也不願金紫富貴流浪天涯只願在家兩兩相對整日苦守還要補完我十九年的風流趣興由那六班命運大的做官罷了之誰既被拘繫上不能具疏奏聞朝廷下不能寫書邀人勸解在晉文公也不知之誰在于何處到是同難五人中一人不見之推出山朝廷又不問他下落私心十分想慕不肯甘心造下一首四言謔俚之句貼于宮門暗暗打動文公意

思

詩曰

有龍蟠蟠

頓失其所

五蛇從之

周流天下

龍鑑乏食

一蛇剖腹

龍返于淵

安其壤土

四蛇入穴

皆有處所

一蛇無穴

號于中野

一時間宮門傳誦奏聞文公惶愧不已遂喚魏犨遍訪之推下落之誰身已被繫安得出來魏犨是個武夫那裏耐煩終日各處搜尋況且綿竹之山七百里開闊實難踪跡邦筭計道我四下裡放起火來燒得急了怕他不逃將出來此時乃是初春天氣山上草木尚是乾枯的順着風勢教人舉火一霎時漫天漫地捲將起來那知之誰看見四下火起心知魏犨訪求踪跡爭奈做了箇藤籬螃蟹草鵠團魚一時出頭不得即被遇着魏犨燙得不成

冠裳中人體面一時忿恨在心不如速死爲快因而乘着石氏睡熟也就放一把無情火來那火勢也利害起初不過微烟裊裊掩着石罅夜光在山間住久的還不覺得未幾火勢透到樹枝惹着松油柏節因風煽火火熾風狂從空舒捲就地亂滾將來一霎時百道金蛇昂頭擺尾千尋赤馬縱鬃長嘶四壁廂叩叩叭叭之聲勝似元宵爆竹半天裏騰騰閃閃之焰不減三月咸陽逃出來的狐狸跳不動的鹿虎都成肉爛皮焦叫不響的鴉鷗飛不動的鶯鶯盡是毛摧羽燬此時石氏上天無路入地無門面前不能退後不得漸漸四下緊逼將來就把之推一把抱定說道此後再不如了却也悔之晚矣那知石氏見火勢逼近縮不着忙只願與之推相抱相偎毫無退悔故此火勢雖狂介子夫妻到底安然不動累不多時之推與石氏俱成灰燼後來魏犨搜山看見兩箇燒死屍骸方曉得之推夫婦已自盡了正要收取骸骨中間尚有一堆餘火未熄魏犨將細上前看時却又不青不紅不紫不綠一團鬼火相似真也奇異忙教左右將那燒不過的樹枝撥開看時乃是斗大一塊鷺鷥石搬來滾去那火光亦漸漸熄了石子中間却又放出一道黑氣此冲霄漢風吹不斷魏犨同一夥人見得恁般作怪即忙寫了一道本章把此一塊寶貝進上文公大略說之推高隱之士不瀕公侯自甘焚死紀載他焚燒之時正是清明節前一日文公心中惻然即便遣官設祭一壇望空奠奠又命下國中人家

門首俱要插柳爲記。不許舉火，只許吃些隔夜冷食，至今傳下。一箇禁烟寒食的故事。那塊寶貝也只道甚麼活佛神仙修鍊成的金剛舍利子一樣，忙教後宮娘娘妃嬪好好收藏。那知這物却是禍胎。自從進宮之後，人紛不睡，個個參差。後來文公省得此物，在內作祟，無法解禳。直到周天王老廟中請出后妃，傳下來百煉降魔，破伽金剛寶鑑，當中一下將來打得粉花零碎，漫天塞地化作萬斛微塵。至今散在民間，這黑氣常時發現。此是外傳不在話下。且說那石氏自經大火逼近之際，抱着耿耿英靈，從那烈焰之中一把紐定了介之推走，闖到上帝駕前，大聲訴說其從前心事。止一時也便泯滅不得。適值有一班散花仙女，在殿前徘徊，他

帝心裏也曉得姪婦罪孽非輕，袒守着丈夫一十九年，心頭積恨。

個夫婦都有不得已一片血誠，在生不會受得文公所封縣上之田。死後也教他夫妻受了縣地，但食但是姪心到底不化。凡有過水的婦人，都不容他畫眉搽粉，六袖長衫，俱要改換裝束。那男人到廟裏看的，也不許說。石尤奶奶面目變得醜惡，生前過失，但有奉承奶奶幾句，數落之推幾句的，路上俱得平安順利。近日有個鄉間婦人，故意妝扮妖嬈，渡水而過，却不見甚麼顯應。此是石奶奶偶然避會他出，不及提防，錯失的事。那知只婦人意氣揚揚，走到廟裡賣噏，弄唇，說道：石奶奶如今也不靈了。我如此打扮，端的平安過了渡來說未畢，那班手下的幫傭將帥，火速報知。

一霎時狂風大作、把那婦人平空吹入水裡淹死了、查得當日立廟時、飾之推夫婦、原是不冠不楚、並肩坐的、爲因這事平空把之推倒、忽然改向朝着左側坐了、地方不安、故塑正了、不久就坍、如今地方上人理會奶奶意、故意塑了這個模樣、此段說話、都不是成了神還要妬的故事、至今那一鄉女人氣性極是粗暴、男人箇箇守法、不敢放肆一些、凡到津口、只見陰風慄慄、恨霧漫漫、都是石奶奶狠毒英靈障蔽、定的唐時有人到那裏送行吟詩、有無將故人酒、不及石尤風之句、也就是箇証了、那幾個後生聽了、嚷道、大奇大奇、方經那首青竹蛇兒的詩、可見說得不差不差、又有一個說道、今日搭個豆棚、到是我們一個講學書院、天色將相候、不似冷羽草草一茶已也。

總評

太平廣記云、婦人屬金、男子屬木、金剋木、故男受制于女也、然則女妬男惧、乃先天而來、不在北誨條例矣、雖然子即以生剋推之、木生火、火能燬金、金生水、水又生木、則相剋相濟、又是男可制女妙事、故人所分受其氣、所以妬惧得半、而理勢常平、艾衲道人問話、第一則就把妬字闡發、須知不是左袒婦人、爲他增議也、妬一名津美婦、貌鬱結成塊、後宮參差、此一種可鄙可惡景象、禁諱諺言之、教人切齒傷心、猶之經

史中內君子外小人揣摩于小人處十分荼毒氣概揣摩君子處十分狼狽情形究竟正氣常存奇衷終錄是良史先賢之一番大補救也抑此則獨斷第一段師端所謂詩首闕雖書稍釐降可也

豆棚閒話

第二則

范少伯水葬西施

俗語云酒逢知己千鍾少話不投機半句多可見飲酒也要知己若遇着不知已的、就是半杯也飲不下去說話也怕不投機若遇着投機隨你說千說萬都是耳聰順聽心上喜歡還只恐那個人三言兩語說完就掃興了大凡有意思高人彼此相遇說理談玄一問一答娓娓不倦便對着沒意思的就如滿頭澆屎一句也不入耳到是那四方怪事日用常情後生小子聞所未聞最是投機的了昨日新搭的豆棚雖有些根苗枝葉長將起來那豆藤